



滴血玉麒麟

夢中游

目 录

第 一 册

- 第一篇 玉麒麟之谜……………(1)
第二篇 逐鹿中原……………(83)
第三篇 江湖险恶……………(296)

第 二 册

- 第四篇 真假林雪……………(405)
第五篇 天山论剑……………(579)

第一篇

玉麒麟之谜

暮色降临到早春的西湖。

湖畔上到处是游人。柳绿桃红间隐现着对对情侣。几个少女在拂动的柳枝下追逐嬉闹。

一个年约十七八岁、身穿浅蓝色布衣的高个少年静静地坐在湖堤的一块岩石上。在他那英俊但略微消瘦的面庞上泛出一缕愁苦和忧郁。

远处湖面的游船上传来阵阵歌舞与喝彩声，少年的两道剑眉略微向上挑了一下。

少年顺手从地上抄过一块石头，茫然地用右手一掷，湖中泛起一串水漂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想起了早逝的母亲和一个多月前离开人世的父亲。父亲去世后，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徽州翠竹山庄，南宫世家的主人，但这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高兴，他对经营这座百户山庄没有任何兴趣。

他叫南宫非，此次来杭州，为的是给死去的父母在灵隐

寺上一柱香，以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。

“喂，客官，要乘船游西湖吗？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南宫非的回忆。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船妇正以询问的目光望着自己。

“大嫂，谢谢了，我想自己在这里坐一坐。”

“是初次来杭州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看这西湖的夜色多美。来一次杭州不游西湖，简直就是没到过杭州。”

面对这美景，南宫非的心微微一动。船娘见他心有所动，又忙道：“客官，游一圈西湖只要两钱银子，不过一杯酒钱嘛。”

南宫非望着她那期待的目光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好吧，今天我就听大嫂一言。”说毕，起身随船娘上了停在岸边的一只小船。

湖心岛处停靠着一只豪华至极的大游船。船上坐着十几个身穿华服彩衣的富豪子弟和一些仆人。前首端坐着一位身穿白缎长衫的英俊公子，年龄在二十岁上下。他身后垂手站立着几个仆人和丫鬟。外人一眼便可看出此人在这群富家子弟中身份居首。

船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正在船头端坐弹唱的一位美丽的少女身上。她的美根本无法用文字形容，因为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，一种令人感到震慑同时又令人感到绝望的美。她眉宇间凝聚着一种幽怨之情。双眸中流露着孤傲清高的神韵。尽管是素装淡抹，在湖光山色的辉映下，更衬托出她那超脱之美。

少女手持琵琶，悠悠唱道：

“幽兰露，如啼眼。无物结同心。烟花不堪剪。草如茵，松如盖。风为裳，水为珮。油壁车，久相待。冷翠烛，劳光衫。西陵下，风吹雨。”

一曲唱毕，船上爆出一片喝彩之声。

一个书生模样的锦衣公子听罢，轻轻叹道：“哎，从楚楚嗓子唱出的曲子，都是如此令人心醉，就连李贺这首为名妓苏小小写的墓歌也不例外。只是……只是太凄凉了些……”

白衣公子没有与众人附和，只是用一种灼热的目光盯着眼前的少女。一个仆人躬身说道：“三公子，是不是再点一曲？”白衣公子似乎没有听到仆人的问话，仍在贪婪地盯着少女。

蓦然，白衣公子身后侧站起一个身体肥胖身着锦服的公子哥，摇摇晃晃地扭到少女面前，色迷迷地盯着少女说道：

“楚楚，我的心肝，再给宋大爷我唱一首《青情怨》吧？”说着，便用他那熊掌般的肉手去摸少女的脸颊。少女向旁边一侧身，胖子扑了个空，随后转身又向少女扑来。

前首端坐的白衣公子见状大怒，左手一挥，“啪”地拍在身边的紫檀木茶几上。游船上的入顿时都呆住了。白衣公子手指那胖子道：“姓宋的，今天是你家三公子作东，谁要是敢搅了我的兴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面！”

姓宋的胖子开始一愣，随后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。借着酒性儿，宋胖子手点白衣公子喊道：“姓肖的，别觉得你爹是杭州知府就可以在这儿指手画脚！我姓宋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摆弄的！就是出一千两银子，老子也要和你争个先后！”

随之，游船上响起一片叫骂之声。

此时，南宫非乘的小船也划至湖心岛。见到大船上的情景，他们也和很多游客一样停下来围观。

与南宫非同船的另一名游客好奇地问道：“好阔气的游船！上面都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船娘似乎对这些人十分熟悉，答道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这只大船上坐的都是杭州城内最有权势的官宦、富豪的公子爷。那个穿白衣的就是杭州知府大人肖达的三公子肖白晨，那个胖子是本城首富宋忍才的独子宋继才。这些人几乎天天在西湖游乐，杭州城中谁不认识他们几人。”

游船上又是一阵大乱。宋胖子的手下和肖白晨的手下开始厮打起来。那位少女和几个丫鬟缩立在船头，不知所措地环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。

猛然间，南宫非的目光和少女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他顿感心头一震，慌忙把头低下。他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的少女，不觉心头突突乱跳。

船娘看了一眼南宫非，继续说道：“客官可知，船头站立的女子乃是杭州城内最最有名的青楼女子，名叫楚楚。不知多少富家少爷要打她的主意。听说此女子性格十分孤僻，鸨母无论如何劝说，她就是拒绝卖身接客。因而十五岁了还未曾破瓜……”

语犹未了，大船上响起“砰砰”拳掌之声。只见肖白晨已然亲自出手。他身形闪动之间，宋胖子的四名家丁已被击翻落水。

这瞬间的变化，旁人似乎还未及反应过来，但小船上的南宫非却露出笑意：“好一个九宫连环掌！看来此人还有几下身手。”

南宫非自幼师从父母，后又拜“黄山龙凤剑”林凤川夫妇学艺，当然一眼便可看出出手人的功力和师脉。

随着一阵骚乱，大船猛然间左右摆了一下。船头站立的少女身体一倾，眼见要落入湖中。蓦地，一道身影划过，少女的身体被人轻轻推了一下，稳在了船头。

南宫非心头一凛，暗忖道：“‘青萍渡水’！此人的轻功正是用到妙处，整个救人过程只是瞬间完成，竟是瞒过了众人的眼睛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岸边人群中一位身穿玄衫的中年汉子身上。此人正若无其事地和众人一道观看大船上发生的事情，时而同大家一道高声喝彩。南宫非暗自叹道：“此人的武功比刚才那位白衣公子高出许多。看来这杭州城真乃藏龙卧虎之地！”

此时船上的争斗已见分晓。宋胖子一班人落汤鸡似地躺在甲板上，嘴里哼哼唧唧叫苦不噪。肖白晨面沉似水，背身站在船头，沉声说道：“今夜当着楚楚，我肖某人奉赠开杀戒，你们滚吧！”

宋胖子斜眼瞟了一眼肖白晨的背影，向手下人使了个眼色，然后连滚带爬地离船上岸。

游人中发出一阵哄笑声。

肖白晨扭身望着楚楚，歉意地说道：“姐姐受惊了，白晨这就送姐姐回春宵楼安歇。”

楚楚低首不语，用纤细的双手抚弄着挂在胸前的一副乳白色玉麒麟，双眸中泛出一缕凄凉的神色。

南宫非的目光落在楚楚胸前的玉麒麟上，不觉一怔，暗忖道：“咦？这副玉麒麟竟似在哪儿见过？”尽管他一时还想不起来，但好奇心油然而生。

南宫非正觉古怪，只听肖白晨向船上的人说道：“今晚叫那姓宋的小子扫了兴，楚楚不痛快，诸位多多海涵，改日再聚。”随后，他右手冲手下人一摆，说道：“回府！”

南宫非心事重重地走回客店，迎面碰见店主李二。

“客官今天玩得可好？”李二满脸赔笑道。

“还好。”南宫非似有若无地答道。

“客官可用晚饭？”李二又问。

南宫非点点头，在正厅的一面方桌前落坐。不一会儿，店小二将饭菜端了上来。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客官请用饭。”说毕转身要走。

“小兄弟等一等。”南宫非说道。

店小二回身凑到南宫非的身旁问道：“客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南宫非低声问道：“你可知春宵楼在何处？”

“春宵楼？！”店小二不禁轻声喊了出来。

周围用饭的店客听见春宵楼三字，不约而同向南宫非这边看来，目光中略带惊异之色。

店小二一见此光景，忙低声赔笑道：“客爷你不必见怪，住咱们这小店的人是没人打听春宵楼的，那不是咱们这种人去的地方。春宵楼是杭州最有名的妓馆，听说嫖客一出手就是上百两银子。就算是有些根底的财主也是望楼止步哟。”

见南宫非冲自己笑笑没有说话，店小二又忙凑过身来轻声说道：“您不必介意，小的我是狗眼看人低。春宵楼离这儿不远，出门向右一直走下去便是。”说完，他径自转身离去。

回到房中，南宫非久久不能入睡。那乳白色的玉麒麟始终萦绕在脑海里，但怎么也回忆不出在何处见过此物。直到四更天，他终于朦胧入睡。

这两天，春宵楼里最忙的要算是鸨儿赵妈了。前两天，肖白晨托人送来五百两银子，要赵妈说通楚楚侍候肖公子。可楚楚执意不从。鸨儿哪有不贪钱的，但又生怕逼急了楚楚，会毁了这棵摇钱树。自收养楚楚十年来，自己也确实花了不少心血。如今楚楚不仅生得美貌绝伦，而且书画弹歌无一不精。眼看到了“摘花”之时，无耐楚楚誓死不接客，说是只卖艺不卖身。要是换了他人，早就给打得皮开肉烂了。可眼下鸨儿还不敢太难为她，只得先捱着，另外差人告诉肖公子再等一等。

这天上午，赵妈正在房中劝说楚楚，丫鬟秋兰推门走了进来，洪身说道：“妈妈，楼下有一年轻公子说是来见妈妈。”鸨儿一听有客人来访，便起身随秋兰下楼。

楼下花庭中正站立着一个身着锦衣的英俊少年，年纪大约十七八岁。见到鸨儿下楼，便急忙拱手施礼道：“妈妈在上，在下南宫非这厢有礼。”

鸨儿上下打量着少年说道：“公子不必客气。恕老身冒昧，这位公子面生得很，想来是初到春宵楼吧？”

少年微笑道：“妈妈果然好眼力。在下随父经商路过杭州，此次是慕名而来。”

听到是商人之子，鸨儿眼睛一亮，心想此人也许有些油水，忙赔笑道：“不知公子已看中我家哪位姑娘？”

少年答道：“在下想拜见楚楚姐姐，还请妈妈帮忙。”说着，南宫非从袖中掏出一张面额一百两白银的银票。

鸨儿眉梢一皱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。

南宫非急忙又道：“在下只是慕名一见，别无他求。请妈妈放心。”

鸨儿这才忙不迭地接过银票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公子放心，老身这就带你去见楚楚。”

上了二楼，鸨儿将南宫非领进楚楚的书房。如果不是身在春宵楼，南宫非一定会以为自己是在某个书画大家的书斋里。但见四壁悬挂着楚楚亲手画的工笔花鸟和写意山水轴画。面向花庭一侧的窗前挂着几盆吊兰。有几串兰枝已垂到窗台下面摆放的花梨木架、大理石镶面的书案上。书案上平放着一张尚未画完的仕女图。

一阵微风自窗外拂来，南宫非顿感兰香袭面，沁人心脾，心头不觉泛起一缕超脱之感。

正在他出神之际，两个丫鬟走了进来。走在前面的丫鬟双手端着茶盘，后面的一个则怀中抱着一面精制的琵琶。随后，楚楚飘然而入，娇躯微拱，向来人施礼。

南宫非定了定神，连忙还礼道：“在下南宫非，幸蒙姐姐赐见，不胜感激。”

此时南宫非与楚楚近在咫尺，与昨夜西湖相遇的情景又大不相同。南宫非自小习武，很少接近女色，尤其是像楚楚这样的陌生而美丽的少女，因而一时不免有些尴尬。

一种少女身上特有的幽兰之香扑鼻而来，使得一向桀骜清高的南宫非周身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一时间竟不敢抬头正视楚楚。

见到南宫非的这副窘态，楚楚身旁的两个小丫鬟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楚楚也有些奇怪，暗忖道：“象这种温文尔雅的英俊少

年，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来？也许……也许是初出茅庐的缘故？”不觉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对少年的好感。于是连忙对两个丫鬟道：“春兰、秋兰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有事我会叫你们的。”

两名丫鬟相互对望了一眼，又偷偷看看南宫非，然后悄然走出了书房。门外传来了两个丫鬟的格格笑声。

几年来，楚楚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客人，竟一时忘记了近日来萦绕在自己心头的烦恼。她微笑道：“南宫公子不必拘礼，请坐下用茶吧。”

南宫非又定了定心神，抬首正视楚楚说道：“姐姐不要误会，南宫非并非轻薄之人。此次来春宵楼，是敬慕姐姐，特来此一见。”

此时他与楚楚初见，还不想马上谈及玉麒麟之事。

楚楚想了想，笑道：“南宫公子是初次来杭州吗？”

南宫非答道：“正是。我家在徽州，但自幼从未出过远门。”

楚楚见他为人实在，不象个富家的公子哥，真想不出他怎么会出这么多银子来见自己一面。

“南宫公子，既然你是初来杭州，我们何不去西湖一游？公子若想听曲儿，楚楚一定会使公子满意。”楚楚说完，用一双美丽的眼睛看着对方。

南宫非心想：“这样也好，找时间我便将玉麒麟之事说出来。”

想毕，他说道：“那南宫非就多谢姐姐了。”

春宵楼离西湖不远，约摸一盏茶的工夫，南宫非和楚楚已来到湖边，身后跟着春兰、秋兰两个丫鬟和一个汉子。每

次楚楚出来陪客总是少不了这么一位保镖。

湖边停靠着一只带篷游船，象是特意给他们几个人准备的。游船不算太大，可以容纳七八个人。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小孙女早已等在船上，见楚楚他们走了过来，船夫急忙稳住船身，将楚楚接到船上。

船夫问道：“姑娘，今天去哪儿？”他说话的口气，似乎与楚楚很熟。

楚楚说道：“张老伯，今天我陪南宫公子在湖上散心，你就看着划吧。”

船夫应了一声，他的小孙女急忙解开缆绳，游船悠悠向湖心荡去。

南宫非与楚楚相对而坐，二人中间有一张长桌，可用来放些茶点。

此时，南宫非才头一次放开胆子注视着面前的楚楚。

楚楚从不上浓装，素衣淡抹，反而更烘托出她的自然之美，一双柳眉下镶嵌着一对美如秋水的眸子，黑而长的睫毛不时上下闪动着。

当楚楚发现对方在静静地端详自己，便莞尔一笑道：“南宫公子，你要听什么曲子？”

南宫非答道：“不怕姐姐笑话，南宫非对曲子并不太懂，姐姐就随便唱一支吧。”

楚楚点点头，从春兰手中拿过琵琶，抱在怀中，随后右手轻轻一抚琴弦，悠悠唱道：

“竹摇清影罩幽窗，两两时禽噪夕阳，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。楼外垂杨千万缕，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，犹自风前飘柳絮，随春且看归何处。满目山川闻杜宇，便做无情莫也愁人意，把酒送春春不语，黄昏却下潇潇雨。”

一曲唱完，南宫非说道：“姐姐的曲子唱得真好，虽饶我不精诗乐，但也是深得其味。只是……”

楚楚抬头问道：“公子想说……”

“我是说，这词中充满伤感之情。”

楚楚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说来也奇怪，我所喜爱的词曲，竟大都是如此。”

语毕，楚楚低首不语，似有心事。

秋兰见状，忙笑道：“公子，你初来杭州，还是让楚楚姐姐给你讲讲西湖的风景吧。”

楚楚抬头看看南宫非，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往常，她陪伴的客人大多都是一些豪门子弟，而这些人无非是要自己为他们开心解闷，自己也只能强作笑脸应酬。可今天的这位南宫公子却完全是另外一种人。楚楚开始感觉到自己同往日也完全不同，在南宫非面前，她似乎不愿意掩饰自己的心情。

小船沿湖悠悠地荡着，楚楚饶有兴致地向南宫非讲述着西湖周围的景观和历史典故。从雷峰塔夕照到断桥残雪，从西泠桥讲到三潭印月。南宫非静静地听着，似乎被这一个个动人的传说迷住了。

游船快划到“平湖秋月”，楚楚从一旁拿出一件朱红色的漆盒，说道：“南宫公子，快到晌午了，我们吃些东西。”

说着，楚楚将漆盒放在桌上，用右手轻轻将盒盖揭开。顿时，一股清香诱人的气味扑鼻而来。

南宫非低头看去，只见盒内共分六格，每个格中都放置着精制的点心和小菜：中间的两个格中是粉红色的“东坡肉”和“香螺脍”，周围的四格中分别是太平坊的“过桥面”，“清和坊”的“鱼豆腐”以及松子糕、春饼和饭团儿。

等。

南宫非笑道：“这些饭菜点心，我大都是头一次看见，看来南宫非不虚此行啊……”

春兰插道：“南宫公子，你可知道，我们小姐陪客出门从不自带饭菜，今天还是头一次呢。”

楚楚听罢，脸颊微红，轻声娇嗔道：“春兰，不要瞎说。”

春兰和秋兰对视一眼，二人“哧”地一笑。

随后，春兰娇声道：“小姐，春兰怎敢瞎说。喏，你让春兰带的绍兴老酒还在这儿哪。”

说完，春兰从背后取出一壶绍兴陈酒，斜眼诡秘地冲楚楚一笑，随后轻轻放在桌子上。

南宫非看出，这两个小丫鬟平时一定同楚楚相处甚为亲密，因此春兰才敢如此。

他低头又看看盒子，问道：“姐姐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中间的便是‘东坡肉’吧？”

楚楚笑道：“公子从何看出？”

南宫非略加思索，悠悠说道：“听人说，苏东坡有一大嗜好，就是吃猪肉。他将肉切成方形，煮上半日后再加红腐乳、香料等，做出来的肉，色、香、味均称得上一绝。从这肉的颜色、形状和味道上看，除了‘东坡肉’，还会是什么呢？”

楚楚点头笑道：“公子既然识货，就请多吃一些吧。”

说着，楚楚用筷子夹起一块“东坡肉”，放在一个小碟之中，然后端至南宫非的面前。纱袖猝然滑落至她的肘部，露出了楚楚雪白滑腻的手臂。

南宫非急忙接过小碟，轻轻将肉夹起，刚要往嘴里放，

却突然顿住了。他的视线直射楚楚背后的两只小船。

楚楚奇怪地问道：“公子为何不吃？”

南宫非笑道：“姐姐的饭怎能不吃。”

说完，将肉放入口中，缓缓咀嚼起来，可他的两眼却始终未离开这两只小船。

楚楚看他吃得挺香，冲两个丫鬟一笑，随后又斟了一小杯酒，送到南宫非的面前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刚才南宫非注意的那两只小船已靠近了游船。

小船上有四个汉子和一个中年女子，由两个船娘撑船。四个汉子一色黑衣，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楚楚。

随楚楚来的那个保镖见两只小船有意靠近，便大声喝道：“喂！这是春宵楼包的游船，离这儿远点儿！”

小船上的那个中年女子嘿嘿一阵冷笑，说道：“哼！春宵楼又怎么样！难道还仗着肖白晨那个草包不成！”

保镖怒道：“你们这伙人究竟想干什么？！”

中年女子娇声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就是想借楚楚姑娘身上那块‘滴血玉麒麟’用用。”

楚楚一听，娇嗔道：“这玉麒麟是我的护身符，凭什么给你？！”

那妇人嘿嘿一笑说道：“这事情恐怕由不得姑娘。我是不愿动手抢姑娘的东西！”

保镖怒喝道：“放肆！难道你们还敢光天化日下行抢不成？！”

妇人轻轻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语毕，她冲身边的一个汉子递了个眼色。那汉子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随后陡地从小船上纵身而起，直扑游船。

保镖一见对方动了手，暴吼一声，举拳便朝扑来的汉子砸去。

按理说，黑衣汉子此时身子尚在空中，形势处于不利。哪料，保镖的拳头未到，黑衣汉子陡然将身体一扭，双腿猛地一剪，“砰”地一脚，刚好踢在保镖的胸口上，那保镖惨叫一声，“扑通”一声落入水中。

楚楚先是一惊，随后柳眉一竖，怒视着站在船甲板上的黑衣汉子。

南宫非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身对楚楚说道：“姐姐不用担心，有南宫非在此。”

语毕，南宫非右手陡地一扬，手中的酒杯疾电般闪出，白光闪处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黑衣汉子“啊”地叫着倒在甲板上，双手捂脸，鲜血从手指缝中缓缓渗出。

这一突来的变化，不仅使楚楚等人吃惊非小，就连小船上的三男一女，也顿时颜色更变。

楚楚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……”

南宫非握住楚楚那双纤细的手，微笑道：“南宫非这也是迫不得已。姐姐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楚楚美丽的两只眼睛流露出钦佩的神情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小船上的妇人起身冲南宫非拱手道：“这位小英雄身手不凡，但不知是何人门下？”

南宫非冷笑道：“在下南宫非，本是区区百姓，谈不上什么门派，在此不过是打不平罢了！”

“哦？这么说，南宫公子并非为那‘滴血玉麒麟’而来？”

“哼！我听不懂你的意思！”

“好！既然如此，我还是奉劝南宫公子，不要管我们

‘四龙一凤’的事！”

老船夫一听“四龙一凤”，吓得身体一晃，险些从游船上落水。

南宫非眉头微皱，自语道：“‘四龙一凤’？我怎么没听说过。”

妇人一阵冷笑，说道：“看来你真的不是江湖中人，连名震半个杭州的‘四龙一凤’都不知道！这样也好，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吧！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样？”

“不然你就白搭上一条性命！”

楚楚担心地说道：“公子，这些人咱们惹不起。反正……反正就是一块玉，我看就给他们算了？”

楚楚说着，双手不由抓住了南宫非的胳膊，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南宫非。在楚楚的心中，这位英俊少年是几年来见到的唯一值得自己钦佩和信赖的人，她不想为了一块玉佩叫他去吃苦头。

南宫非看看面前的楚楚，转头对小船上的妇人说道：“诸位要动手，在下奉陪！只是，这湖面之上你我不方便，不如到岸上去。”

妇人一声娇笑：“好哇。不过，我还真佩服你的胆量。哎，为了一个姑娘，男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有时，竟连性命都肯搭上。”

说完，她冲船上的三个汉子摆了一下头。三人会意，几乎同时纵身而起，跃到两丈多远的堤岸上。

岸上的游人见双方要在此处动手，纷纷闪开，远远地看着。

南宫非此时似乎和楚楚亲近了许多。他看出楚楚对自己